

硬派行动小说

男子汉
气质的
典范

【日】胜目梓著

遭劫女

美女遭劫 枪声萦回

血光纷射 惊心



遭劫女

第一章 交易

1

凌晨三点，街上仍未安静。新宿是个不夜城。

汽车排气声，轮胎摩擦声，汽车喇叭声，醉汉的吵闹声，脚步声，巡逻车的警笛声，组成一支交响乐，穿透厚厚的混凝土墙壁，穿透小小的窗玻璃，在房间里回荡。

这是个窄小的房间，灯还亮着。里面有两张相向放置的床铺。这是值班警卫休息室。

一个圆形的旧石油暖炉在床前燃烧着。暖气早停了。

边见把烟头扔进地上的烟灰缸，抬手看看表，正好三点。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一个长长的呵欠。边见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七十公斤，今年三十二岁。他身材魁伟，行动敏捷，目光锐利，而且五官端正，轮廓分明。整个面部给人的印象可以用“神采飞扬”四个字概括无遗。

边见手拿一支大型手电，关熄暖炉，走出休息室。离开休息室要灭掉火炉，这是百货公司的规定。公司从未发生过火灾，但制度必须遵守。边见被炉火熄灭后的气味熏得皱起眉头，心中暗自不满。警卫是不应该有这种心情的。

走廊低矮而狭窄，冷冷清清。手电筒的光环随着边见的脚步晃晃荡荡向前移动。脚步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咚咚”回响。

商场陈列柜上挂着白布，手电筒的光环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地舔着白布帘，柜影也跟着一忽儿伸长，一忽儿缩短，摇曳不定。

边见在过道上慢慢巡回，脑子里一片空白。这真是一种无聊的工作。他竟然落到如此庸碌无为的地步，此刻也懒得去想其中的原委了。

妇女时装柜摆着几个服装人体模型。边见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停下脚步。他有一种错觉，似乎地底下传来了骚动的人声，还有一些人低声嘟哝。大概是人体模型成精了吧。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滑稽感觉。

边见每晚巡回三次。他负责警卫的范围是七楼的高级妇女时装柜直至九楼的贵金属和古董商场。

边见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巡视完九楼以后，便往下走。八楼是家具商场。

他在八楼停下脚步。他仿佛看到了一个黑影。手电光射向陈列沙发和餐柜的角落，那边没有人。

边见松了一口气，同时有些失望。有时候他倒真喜欢出一点异常情况，给无聊的工作增添一点内容。边见拿着手电走下

楼梯。

突然，他眼睛一亮。就在晃动手电的一瞬间，他看见餐橱玻璃上映出一个奇怪的影子，好象有人蹲在地上。

边见装作毫不留意的样子，收回手电，向沙发走去。映在餐橱玻璃上的人影消失了。边见又向沙发后面走去。他想，如果有人的话，说不定就藏在那一边。然而沙发后面没有发现人。

边见掉转身来往回走。刚走几步，便听到身后有人喘气。他站住脚，转过身子。背上被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住了。

“别作声！向后转！”耳畔响起了私语般的声音。

边见服从了。

“走！举起手来，交出手电！”

边见举起双手，手电正好对着天花板。手电立刻被收缴了。他往前走，背上仍然顶着那个硬东西。他觉得不象小刀。难道是手枪？

奇怪！持枪的歹徒应该去干更值钱的勾当。百货公司来了强盗，有意思……

走进过道，左边是楼梯，右边通向内商场。一小块手电光从边见的左肩处射过去。后面的人说了声“向右转”。“怪了，”边见想，“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边见向右拐，边走边想主意。通道右侧是衣橱，不过这时已经顾不得会不会损伤商品了。

边见突然扭身向右，高举过肩的右肘拂开了对方的右手。背上顶着的硬物挪开了。他飞快跳进一排衣橱之间。没有枪声，

只有一阵跑步声。这声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边见贴在橱后探头看着过道，只见手电筒光环一晃一晃地从过道往前移。不好，强盗要逃！边见从衣橱间跳出来，很快跑过大约五米的距离，往前一窜，伸手抓到了对方的脖子，扭在一起往前走。手电筒滑落在过道上。

边见抱着对方的脖子，把歹徒的双手反剪在身后。对方手上拿的不是手枪，而是一支常见的家用袖珍电筒。

边见大为失望，并对自己如此紧张而暗自生气。他松开了对方的手和脖子，然后抓住后颈，猛踢腰部，又拉起来，用拳头猛击腹部。对方弯着背反弹起来。这一跳，罩在头上的帽子滑落下来，从帽子里泻出一头长发。这是女人的长发。

边见朝对方腹部飞送一拳。对方发出呻吟，头发也颤颤颠颠地随着身体摆动。边见一只手抓住那头长发，拖过来，飞脚朝腹部踢去。

“住手！”对方低声叫道。是女人的声音。

边见大吃一惊，他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跟着朝胸部击了一拳。拳头触到目标，他觉得皮夹克下面的那块胸脯十分柔软，富有弹性。边见停止攻击，但仍抓着对方的头发，把对手拖到手电筒滚落的地方。

“捡起手电！”

对方被边见按着头，弯腰拾起了手电。边见一把夺过手电，把光对准面孔。在手电筒的强光下，两片涂了红色唇膏的嘴唇泛着滑腻的柔光，这张脸叫人不由得联想起猫咪，轮廓清晰，分明是个年轻女子。这张丰满的圆脸上，生着一双相距较宽的

大眼，玲珑小嘴象樱桃，尖尖的下颏更添俏媚。边见想，在别的场合见到这姑娘，会觉得她非常可爱的。

“就一个人？”

“嗯……”

“干完了？”

“刚下手。”女郎说话时用手遮住射到脸上的手电光，不象在耍什么坏心眼。

“从哪儿进来的？”

“很简单，打开总出口的门锁。”

“象个高手。”

“投我的脾气，技巧也就高超了。”

“把衣袋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

“还没得手呢。你不信？”

边见对她的话不置可否。女郎双手梳理着蓬乱的头发，轻轻地摆摆头，把拂在脸上的头发掠到脑后。这分明是对边见的挑战，摆出一副不容侵犯的架式。这举止自然也十分动人。她极力伸直腰肢，仿佛在负隅顽抗。女郎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身体固然丰满，但那张猫咪般的脸上还保留着孩子般的稚气。

女郎往过道的尽头挪了挪身子。那里是床铺陈列柜。她把口袋里的东西一点点地拿出来，扔在床上。价值百元的打火机，钥匙圈，万元面额的钞票一张，千元面额的钞票若干，几个硬币，手帕，手纸，等等。

口袋里的东西掏完后，女郎摊开手，让边见检查。边见从上到下搜查了她的皮衣和工装裤。楼上就是贵金属商场。那些

商品体积不大，价格却很昂贵。

刚才巡查时，楼上并无异常迹象，但边见仍然担心会有疏忽。

“搜吧，直到你放心为止。”女郎撅嘴说道。她一动不动，听任边见在她裤子上摸索，从腹部、大腿直到臀部。

“皮衣有内口袋吧？脱掉！”

“可不能乱摸呀！刚才你还想打我的乳房呢。”

“脱！”

女郎麻利地脱下皮衣，接着飞快地脱下毛衣，脱下工装裤、内裤，又毫不犹豫地拉下三角裤。脱下的东西，她乱七八糟地扔在商品床上。脱衣时，她两眼闪闪发光，盯着边见。

警卫一时不知所措。但这种惊慌很快消失了。女郎脱光衣着后，眼中掠过一丝可怕的笑意。她两手撑腰，向边见徐徐逼近。

边见报之以笑。他伸手在女郎皮衣内袋里摸索。口袋是空的。女郎继续往边见身边靠来，脸上还是挂着那种笑容。突然，她抓住了边见的右手。

“也许钻石藏在这儿了吧。”她把边见的手向自己的下身拉去……

“大叔，您不想做笔交易吗？”女郎娇媚地说。

她那轮廓分明的乳房隔着警卫制服压在边见胸上。边见笑了。

“你有胆量，还很机灵。”

“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我交给警察，对吧？从知道我是女

人的时候起。”

“混蛋！”边见暗自咒骂。

“你一抓到我就应该立刻把我带到警卫室，或者别的什么鬼地方。在这儿就只能用身体对付了。”

边见笑了。正中下怀。既然女郎没偷什么，就不妨悄悄把她送出去，不用担心她再捣鬼了。这女郎象猫咪一样可爱。男人显然无法抵御这类诱惑，何况对方是个千娇百媚的女郎！

“交易嘛……”边见笑着说。

他把手电扔在床上，空出手慢慢摩挲女郎的乳房。乳房摇晃着，显得很结实，象两只肉质饱满、表皮薄嫩的果实。女郎笑了。手电筒在女郎身后的床上亮着，灯光给她的臀部蒙上一层雪白的光彩。

边见搂着赤身女郎，滚倒在商场的特大号床铺上。

女郎闭上眼睛。边见和她成交了。

2

第二天早晨，商场发生了骚乱。

宝石商场陈列柜的锁头被撬。陈列柜上依然覆着白布。店员们做开店准备时，才发现陈列柜被盗，损失约八百万日元。被盗物品有翡翠两粒，钻石两颗。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其它东西被盗。

屋顶出口的天窗锁和门锁都被撬坏。门锁和门把手拆下来了。看来盗贼是先拧下螺钉，事完后又将把手安上。乍一看，

还看不出门锁已被撬坏。

盗贼可能是在前一天闭店时躲在屋顶上，等到深夜才撬锁进店。盗窃完毕后，仍旧爬回屋顶，等候开店，然后趁顾客纷纷涌进的机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闭店时，店员们仔细检查过店内每个角落，却没料到屋顶也成了盗贼的藏身之所。

店方报警，叫来了警察。查询完毕后，警察让店员们各归其位。前晚值班的三个警卫被叫来了，受到刑警严厉的讯问。

边见前一夜负责屋顶和最上层的夜间巡逻，刑警们咬住他讯问不休。一年前他还是个优秀警官，负责此案的刑警们都知道这一点。但百货公司的人说了对他不利的話，这些刑警并不因为边见原是警官而对他客气一点。边见自己也不指望他们这样。

边见得知出事以后，立即决定辞职，一句话也不多说。

正是他自己抓到了女盗，却和她达成交易，将她抱在商品床上……最后从一楼通道口放她出去了。边见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过失。当然，这件事不能轻描淡写地说成过失，而是道德恶劣的行为。

前一天晚上，边见曾仔细检查过开有出入口的天花板，却无法确定锁头是否已被撬坏，把手是否没上螺钉。他当时掉以轻心了。如果当时发现锁头被撬，就不会和那女郎做交易了。他感到十分遗憾，却并不觉得气馁。

边见回答着刑警的讯问，心想：那女盗一定有同伙。两粒钻石，两颗翡翠，大小虽不清楚，但边见知道，全身赤裸的女郎身上是无处可以藏赃的。

宝石商场有标价千万日元的钻石和其它宝石，而且为数不少。盗贼为什么不偷价格昂贵的商品，却偷这些不那么值钱的东西呢？这对边见是个哑谜。

“盗贼是穷光蛋，值钱的东西拿到黑市上，有的容易脱手，有的就难脱手了。出于这种考虑，就拣容易脱手的拿了。”刑警的几句话，打消了边见的疑问。

“穷光蛋？”边见又想起了那个女盗贼。那小姐真象一只温驯的猫咪！边见心中暗自发笑。他并不憎恨那个夜盗女郎。谁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呢！

下午两点，边见才被刑警们释放。他到外面去吃饭，顺便买了便笺和圆珠笔。吃了炸肉盖浇饭，他伏在餐桌上，写好了一份辞职书。

回到百货公司，他将辞职书交给警卫课课长。

“瞧你这急性子！难道非得辞职吗？你有一定的过失，可我认为你很有能耐。”

“屋顶进出口的锁疏忽了检查，我有责任。如果当时我留意些，盗贼就无法在屋顶上躲藏，一定会被我抓住的。”

“噢，别想那么多吧。你这么于心不安，辞呈就寄放在我这儿吧。嗯，要走要留由你自己决定。”

课长转身走了。

边见从百货公司回到东十条街自己的住室里，倒了半杯纯威士忌酒，慢慢抿着。每当值夜班回家，他总是这样喝酒，用酒代替安眠药。

拉开的窗板缝隙透进一丝冬日的阳光，温柔地照在窗帘上。

窗帘已被烟油熏黄。公寓有个狭窄的庭院，那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嬉闹声和女人的说话声。

头一落枕，不到三分钟，边见就睡着了。

刚睡一个小时，电话铃响了，响个不停。边见惊醒了，却躺着没动。他没有什么急等的电话。他想，电话大概会自动挂断吧。他十分恼恨这个打扰自己睡眠的电话。

铃声响了二十多下，依然不止。边见只得轻轻哼着下了床，快快不乐地从电视机旁的茶几上拿起话筒。

“昨夜太感谢了！毕竟是崭新的床，好舒服！”一个女人的声音笑着说。

边见睡意顿消，更觉气恼，既恼怒她惊扰自己的睡眠，又怨恨她那厚颜无耻的声音。

“钻石和翡翠脱手了吗？”边见强压怒火问道。他想从对方口中打探消息。但他声音里依然透出几分不快。

“托福，那算不了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想让我再试试新床的味儿吗？”

“要仰仗你呀！”

“你说什么？”

“我遇到麻烦了。”

“区区小事嘛！有什么麻烦！”

“我的伙计是个坏蛋。”

“不是你一个人干的？”

“需要各种用具呀，我一个人干不了。”

“伙计找你的麻烦了？”

“他是个坏蛋，扬言要告发。你没听说吗？”

边见立刻理解了女郎的话。刹那间，他变得瞠目结舌。

“讹诈我是没有用的。你不会得好处！”

“哟，我可没有讹诈。”女郎的口气还是那样明快，和昨天夜里在床上时一样无忧无虑。

“哦？你的伙计要向警察供认，说我这个警卫和你做成交易，第一轮使用了那张商品床，是不是？这是找我的麻烦！盗走八百万日元的宝石，又来讹诈，真是贪得无厌！”

“我可没有讹诈。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商量什么？”

“请你见见我的伙计，告诉他，自首对谁都没好处。”

“见见你的伙计，就能让他改变主意？”

“我和你一起见他。今天傍晚六点钟，请来银座。”

“银座的什么地方？”

“深雪街的拉威茶室，在五段一带。你去吧？”

“你把自首者带去？”

“带他去，也可能他单独去。”

“那家伙认识我吗？”

“岂止认识！连你在床上怎么摸女人都知道。”

“昨晚他看见我们做交易了？”

“他还挺佩服你玩女人的技巧呢……”

“告诉他，我感谢他的称赞。”

边见放下话筒，回到床上。旋即翻身下床，走进狭小的厨房，往玻璃杯里倒了半杯威士忌，拿着杯子靠在床上，边喝酒

边思考。此刻他睡意全消了。

他预感到情况不妙。女郎的电话好象证实了这一点。但这预感没有任何根据，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事情弄糟了，恐惧也是毫无道理的。

“怎么办？又倒霉了？”边见心中嘀咕，“我从来没有好运气。”

3

边见一眼就看到了那家“拉威”茶室。它是大厦底层一间洋货店旁边的小店子。此时茶室内男女客人很多。

不见女盗露面。边见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边坐下。他想喝啤酒。休班时，他并不戒酒。可女招待说没有啤酒，只有咖啡。

边见刚把咖啡饮干，就听见有人叫自己。

对方是个陌生男子。进店后，他径直走到边见桌旁。这人约摸四十多岁，单眼皮，眼睛炯炯发光。他穿一套昂贵的直条纹藏青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皮鞋锃亮。头发烫过，象花椰菜一样覆盖在头上。肤色健康，这大概是高尔夫球场的功劳吧。

这人的模样不象是藏身于百货公司屋顶的盗贼。盗贼是没有这种眼神的。边见有过近十年的警官经历，心下明白这一点。

“换个地方吧！”来人站在桌旁，望着边见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边见？我在等一个可爱的女郎。”边见毫无表情地说。

“那个女郎，那个受到良心谴责的女郎，她不来了。边见先生，我代表她。”

来人抓起了桌上的帐单。边见默默起身。来人把边见的帐单交到柜台。边见立刻拿出一千日元，递给柜台里的女人。

“我来付款吧。是我约你来的，这是礼貌。”男人说。

“我不喜欢请客，也不愿人家请我，特别是素不相识的人。”

“如此洁身自好，是当警官时养成的习惯吗？”

边见一边走，一边打量对方。好一双可怕的眼睛！这人直视前方，脸上露出微微笑意。

“边见先生，听说你是优秀警官呢，还做过特警……”

“少废话！你想干什么？”边见低声说。

对方不答话，仍然微笑着往前走。“你的情况我全知道。”边见从他脸上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他妈的！”

边见心中咒道。他对自己大为生气，悔不该答应那女盗的交易。现在后悔迟了。暂且跟着这个男人，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在八段的关西菜馆落座后，不待吩咐，和服女招待便接连端来了小酒盅、鱼翅酒和大盘的生河豚片。酒菜好象是预订的。

“这家店的生河豚片很好吃。”边见的对手说。

“真是河豚？我怕不小心吃了会丧命的。”边见说。

对方好似听懂了边见的嘲讽，嘻嘻笑了，把手伸进上衣内

口袋。

“我还没有自报家门呢。我叫江森。”

边见看了看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纸头的。不是名片，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边见正趴在全身赤裸的女盗身上。他们身下就是商品床。背景好象是家具商场。照片的焦点有些模糊。

边见并不吃惊。虽未料到他们会拍照，不过看了照片，他认为对方采取这种做法并不奇怪。

边见毫无表情地把照片放在烟灰缸里，掀燃打火机。照片立刻被火焰吞没了。

“很方便，是用红外线频闪观测器和红外线胶卷拍下的……”江森夹起一块生鱼片。

“你不是要去自首吗？”边见也夹起一块生鱼片。

“我们有各方面的专家，有盗窃能手，窃听专家，照相专家，情报专家，伪造证件专家……”

“还有讹诈专家吧？”

“有。唯一缺乏的是粗活专家。”

“撬门扭锁不是粗活吗？”

“我说的是另一种粗活。”

“举个例子？”

“诱拐，保镖。我希望有这样的专家。”江森小声笑了。他的眼睛却没有笑，他那古铜色泛光的脸膛也没有笑。笑，只是他的声音。

“烧毁照片，我得付你多少钱？”

“我不要钱。恕我失礼，我比边见先生富有。我不想从穷人身上榨钱。”

“你要什么？”

“说过了，我~~和边见先生一样的~~。”

“你想让我干~~什么~~？”

“是的，诱拐和保镖。~~边见先生出身于特警~~这对你是驾轻就熟的工作。至于报酬嘛，我想付给你的，是你当特警时国家发给薪俸的三十倍。”

“如果我拒绝呢？昨夜的盗贼就去揭发我？”

“刚才给你看的照片还有底片。”

“卑鄙！”

“不论卑鄙高尚，不论效果如何，没有选择的余地。”

“诱拐和保镖？”

江森突然用手指碰碰自己的嘴唇。走廊里有脚步声，女招待端着锅子进来了。她熟练地架设火锅。边见和江森各自默默地夹菜、喝酒。

“边见先生出身于特警，这对你是驾轻就熟的工作。”江森的话还在边见耳边回响。他明白，自己落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江森调查到边见当过特警，才把他选为目标。

特警的任务是保卫大人物。特警是百里挑一的警官。柔道、剑道、擒拿术、射击门门过硬，头脑冷静，行动果敢，才能中选。特警队队员要求身高在一米七以上。他们要在大人物周围筑成人墙，遮挡袭击者的视线。特警人墙就是一堵防弹壁。矮个子自然无望当上特警。

边见以自己的资质和条件入选特警队。他是高中毕业后参加警官录取考试的。当时母亲不想让他当警官，她只希望儿子将来经商。

边见家只有老母在堂。念中学时，他成绩优异，只因家境贫困，无法升入大学。边见早就料到这个结局。当警官不是他的理想，可他觉得拿手枪挺有意思，就瞒着母亲，偷偷参加了警官考试。

他希望当刑警，只因刑警可以穿便服执勤。边见厌恶制服，也厌恶各种约束。起初他并不热爱特警工作。好在特警能穿西服，系漂亮领带，持手枪工作，这就符合边见的愿望。但他不愿充当大人物的挡箭牌。大人物死于恐怖分子枪下，不会令他痛惜。许多特警舍身保护的政治家，骨子里都是唯利是图、男盗女娼。这样想，倒不如帮助恐怖分子。

边见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参加特警工作的。表面上他是个优秀警官，心底里却对达官贵人积怨甚深。

边见出过一次交通事故。那次事故的肇事者不是他。那是在一个休班的夜里，他驾着新买的汽车，从箱根到伊豆，愉快地旅行一趟。返回东京时，在厚木和小田原之间的公路上，他被一伙飞车队团团围住。起初他只打算和惹事生非的对手较量车技。可对方一拥而上，缠住他的车，挡住去路，边见不由大怒。

对方共有八辆车，每辆坐了四、五个男女。

边见拿定主意，把车开到厚木的公路上。他想把对方引过来，在厚木往下冲，杀杀他们的威风。